

91
4
49
勞動文藝叢書

記奸鋤工麵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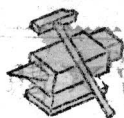
張羽著

勞動出版社出版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勞動文藝叢書

記奸鋤工麵搖

張羽著



勞動出版社出版
北京分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搖麵工鋤奸記

著者	張羽
出版	勞動出版社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承排	合作印刷廠 上海山陰路四達里一二一號
承印	協興成印刷所 上海江灣路一〇八〇弄七一號

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 00,001—10,000

編者的話

姜錦華是上海章振泰切麵坊的一個青年搖麵工，他身受過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；因此，他深深感覺到翻身做主人以後的幸福，和保衛勝利果實的重要。

反革命分子混進了章振泰切麵坊，把那裏當做防空洞，陰謀策劃做危害人民的勾當。但是，年青的姜錦華拒絕了各種誘惑，不怕生命危險，站穩階級立場，發揚了工人階級偉大的智慧和崇高的品質，終於幫助公安機關捕捉了三個特務。中國店員工會全國籌備委員會曾經在工人日報上表揚他，並且號召全國店員向他學習。

張羽同志的這篇作品，曾在上海勞動報上連載過，受到廣大羣衆的歡迎，今特印成單行本出版。

勞動出版社編審部 一九五一·七

目錄

一	台灣派來的	(一)
二	第一個老師	(五)
三	吃人的狼	(一三)
四	興風作浪	(一九)
五	太寬大了	(二五)
六	羣妖會	(二九)
七	三封遺書	(三六)
八	作證	(四四)
九	蘇州河邊	(五三)
十	在團的旗幟下前進	(五九)
附錄		
一	在西湖休養所	姜錦華(六五)

二 沒有黨的教育，我能作什麼？……………姜錦華（六七）

插圖二十二幅……………顧炳鑫

一 台灣派來的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七日。晚上十一點鐘已敲過，長沙路上冷冷清清的，只有洪福里賣餛飩的攤頭，還疏疏落落地坐着幾個人。

這時，有一個瘦長的影子，急促地從街頭走過，到一三四號的門口，他望了望『韋振泰麵坊』幾個大字，就停住了腳，輕輕地敲了兩下，好半天沒有動靜，他知道裏面的人已經睡着了，就用拳頭沉重地捶了起來。燈火亮了，接着，一陣悉索聲之後，木板門開了，一個有着蓬鬆的頭髮的青年，探出了頭，疲倦地問了一句：『誰啊？』

『豬獃，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！』這個瘦長的傢伙，罵了一句，就神氣地提了網袋，跨了進去。

『啊，韋書根！』在電燈光下，這個矮小的青年人，才看清了這個不速之客的面孔。他不由得感到一陣疑惑，又下意識地覺得緊張起來。『是你！』匆忙地關好了門，問：『你從那裏來？』



『豬欄，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！』

「我嘛？」韋書根嘿嘿地笑了一下：「香港！」他愛理不理地回答了一聲，把網袋放在麵櫃上，望着那個青年滿臉緊張的神情，就試探地說：「姜錦華，上海這半年好嗎？」

被喊作「姜錦華」的青年，這時才忽然覺得身上一陣冷，因為剛才開門時，他忙得連長褲也沒有穿上。他從地舖上拉起被頭，蓋起了腿，暖了一會，才對韋書根說：「上海，當然大變樣了，不說別的，連我這個小搖麵工，現在也參加了店員工會，也能學習了。……」

「學些啥啊？」

『政治、文化……就是學「怎樣當家作主人」啊！』

『作主人，屁！這都是共產黨的鬼花樣，學習能擋住原子彈嗎？學習能擋住無聲飛機嗎？哼，三次世界大戰一爆發，國民黨馬上就會回來，共產黨比誰跑得快，丟下你這個小傢伙，就要吃虧了。……』說着，他手舞足蹈，唾沫星子亂濺，那副吹牛面孔，姜錦華着實有點噁心，就冷言冷語地問他：『國民黨要有本領，爲啥要逃到台灣去？』

『那？』韋書根本想振振有詞地大吹一通，但又找不到適當的措詞，就逼近了一步，用威脅的口氣說：『姜錦華，你知道我來上海幹啥事體？老實對你說吧，五月裏我撤退到福建，六月裏就到了台灣，老蔣說我有功，就受了二個月的訓，又派到香港去，當宣傳隊長。現在，告訴你吧，國民黨就要反攻大陸了，所以，先派我來佈置一下，你瞧吧，吃月餅時，就會到上海的……』

姜錦華聽到這兒，幾乎笑了起來。就譏諷地問：『現在已快臘月天了，那裏來的月餅？今年上海的月餅，共產黨、解放軍、人民政府和人民都吃過了，就是蔣匪幫沒有吃着。』

韋書根作宣傳隊長時，就學會了這一套吹牛本領，什麼吃粽子、吃月餅……現
薏現賣，卻想不到又說漏了，他臉一紅，就狠狠地抓住了姜錦華的手，惡毒地說：
『你說回不來嗎？敢打個賭？』

『打啥賭！』姜錦華冷笑着說：『老百姓都反對國民黨，就是它能爬上來，也
要把它打落海裏去！』他瞥了一下韋書根那副可笑的样子，又不屑地說：『派你這
個癩三來，能派啥用場？』

屋子裏冷靜了片刻，韋書根自己也知道吹牛嚇不倒人，就用哄騙的口氣說：
『姜錦華，我從從小一塊兒長大，和嫡親兄弟也差不多，我的事，你還能不幫忙
嗎？』說着，他就把手搭在姜錦華的肩上，親熱地說：『現在我們人數還少，你先
作我的勤務兵，將來力量擴大了，少不了也給你個隊長幹幹；那時，美金、大頭、
洋房、汽車，隨你的歡喜！』

姜錦華見他認真起來，想這個傢伙一定是有來頭的，腦子一動，就故意刺激他
說：『別吹牛皮了，蔣該死會派你來，我不信，你有啥證據？』

『有，當然有！』韋書根是狡猾的，在他的心目中，覺得姜錦華過去是揉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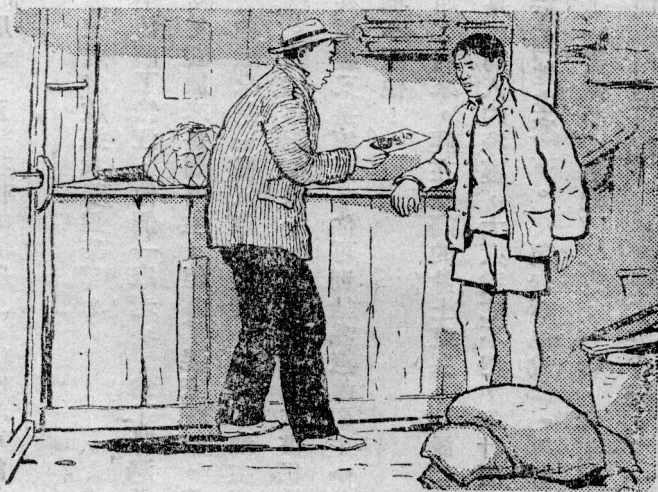
他手心裏的，一向對他作的事，都不大過問，他以爲姜錦華老實可欺，絕不敢和他爲難。他就用洋刀劃開西服肩頭的墊布，拿出了一張派令來。

『瞧，這個，相信了吧！』

一看見韋書根真拿出了派令，姜錦華一下講不出話了。他腦子『嗡』地震動了一下，沉默起來，腦中閃現了許多問題。

二 第一個老師

這天晚上，姜錦華躺在地鋪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一直睡不着覺。韋書根睡在他的一邊，但他覺得那不是



『瞧，這個，相信了吧！』

人，是一隻吃人的惡狼。現在這條狼的爪子，正搭在他的胸脯上，隨時都可能把他一口吃下去。

他想：這隻狼不知吃過多少人，難道還會放過我姜錦華嗎？

他回憶起少年時代。那時日本鬼子佔領了鎮江，他們一家老小，爲了躲避日寇的燒殺，才從鎮江逃到丹陽後東崗村。父親原來是個醫生，但爲了混家糊口，只好放棄了醫道，給地主家扛長工。那時，他還只是一個八歲的娃娃，也作了地主家的『牛郎』。就在這時，他認識了韋書根。雖然年紀都很小，但他時常受韋書根的欺侮。父親常對他說：『我們是窮人，在這裏又是客戶，你可別給我惹禍事！』姜錦華很懂事地說：『爹，他不惹我，我也不惹他！』

在地主家裏，他挨了打、受了委屈，回來，爬在媽媽的身上直哭。他說：『我不要去放牛，我願意在家吃苦！』但是，窮人的家裏，大人還吃不飽，拿什麼去養活孩子呢？父親又只好含着淚，把他送到地主家去。父親告訴他說：『等你長大了，能幹活了，你就不要到地主家去！』姜錦華天真地問父親：『爹，你年紀很大了，爲啥還給地主去幹活？』父親被問得沒話可說了，他難受了好半天，才撫摸着

姜錦華的頭，痛苦地說：『因為，因為我們窮啊！……』

『窮！』這是在姜錦華幼小的心靈上，打上的第一個烙印。他想：父親常年在地裏幹活，賣力賣命，家裏總是有吃沒穿；地主不動彈一下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那是啥道理啊！有時，日本鬼子到後東崗村來騷擾，地主們就跟在屁股後面，罵罵東家，打打西家，神氣活現地，把窮人全不當人，姜錦華心裏更是氣憤：『不是說要抗日、打東洋人嗎？怎麼地主們卻和東洋人一鼻孔出氣呢？』他恨東洋鬼子，因此，他也恨地主。



『爹，他不惹我，我也不惹他！』

一天，村子裏又來了軍隊。人數雖然不多，服裝也不大好；但是，待人都是挺和氣的。他們給窮人講道理，要大家齊心抗日。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，就住在他家的隔壁，時常找姜錦華談話，跟他玩，給他講故事。時間久了，姜錦華才知道這個軍隊叫『新四軍』，和他要好的那個人名叫韋金南。韋金南跟他說：『小弟弟，日本人把你們從鎮江趕到這裏，弄得你家過不成好日子，他是我們的敵人。窮人要吃苦，就先要打走東洋人！』姜錦華望着韋金南，覺得他比父親還要和善可親，他打心眼裏喜歡韋金南這個人。每天，他給地主放牛回來，就找韋金南。韋金南不但給他講故事，還送給他鉛筆紙張，教他讀書識字。並對他說：『窮人要翻身，我們就要有槍桿；但是，我們要把事情作得更好，還要識字，還要有文化。小弟弟，我們今天拚命，就是爲了你們明天能過好光景，好好學習吧！將來就是我窮人的天下了。』

在韋金南的教育培養下，他開始認識了真理，開始認識了誰是爲窮人辦事的人，誰是窮人的親兄弟。當他每天到田野放牛時，就注意着遠方的動靜，注意着往來的行人，一有消息，馬上就去報告韋金南，隨時準備應付可能襲擊的敵人。游擊

隊也把姜錦華和其他的孩子們當成自己最好的眼睛和耳朵。

因為國民黨和鬼子勾結，兩面夾攻人民的軍隊，新四軍就轉進到蘇北去了。

姜錦華一直難過了好幾天。

有一個晚上，韋金南突然祕密地回到了後東崗村。姜錦華一得到消息，就很高興地跑到韋金南的家裏去探望，他看見韋金南平靜地躺在床上，臉色慘白，左臂上纏着綳帶，綳帶外面還露出殷般的血跡。原來他是和鬼子在場中的一次激戰中受了傷，因為部隊常常移動，不好照料，才想法把他送到江南來養傷。姜錦華關心地問：『要緊嗎？你的傷痛不痛？』

『別怕，小弟弟！』韋金南坦然而堅決地說：『爲了窮人翻身，血是不會白流的。記住，小弟弟，敵人和狼一樣，他是要吃人的，你不打死他，他就會吃掉你！』他把姜錦華喊到床前，問了問他最近的情況，接着，又滿懷希望地說：『等你長大了，我也帶你去爲窮人打仗！』

說話間，突然從門外闖進了幾個日本鬼子，他們端着槍，把閃亮的刺刀，指着韋金南的胸脯，厲聲地說：『不許動！』這個意外的變化，使屋子裏的人，引起

了短時間的騷亂和驚異。但是馬上一切都明白了。當韋金南到家裏以後，漢奸地主們馬上就派他的狗腿子殷天寶，把情況告訴了日本軍，現在就是殷天寶帶着十一個鬼子來的。殷天寶指着韋金南滿臉諂相地對鬼子說：『他就是韋金南！』

韋金南被鬼子捆綁了起來，他仍倔強地罵着：『中國人是殺不盡、斬不絕的，你們這些強盜、漢奸，總有一天，人民要向你們算賬的！』鬼子把他帶到丹陽城裏，用火油灌他，要他招出新四軍的情況，他罵不絕口，口供一句也沒有。鬼子又把他裝到藤



『他就是韋金南！』

袋裏去，舉起來，朝石頭上擡下去，擡下去又抬起來，這樣，直擡了一百多次，他頭上、臉上、身上、腿上，都成了斑斑的血跡和青痕。但堅強不屈的人民戰士，優秀的中國共產黨員——韋金南，一絲也沒有屈服。連敵人都驚奇地說：『共產黨的心腸比鐵石還堅硬啊！』一切的酷刑，在韋金南的面前都失敗了。敵人就將他綁到丹陽城郊一塊荒地的大樹上，把他殺死了。

當臨刑的那天，姜錦華和韋金南的老婆去收屍。刑場周圍，警戒非常森嚴。懦怯的敵人，如臨大敵，真是五步一崗，十步一哨，連路上的交通，幾乎都斷絕了。姜錦華他們離得遠遠的，只聽見鬼子問一句，韋金南就罵一聲；罵一聲，鬼子就割一刀。但頑強不屈的韋金南，仍是罵不絕口。當他臨死時，他仍奮力高呼：『共產黨萬歲！』『毛主席萬歲！』……當一切的聲音都停止了以後，鬼子才把崗哨撤去，姜錦華和韋金南的老婆趕上去一看，這個勇敢的共產黨員，雖然已經血肉模糊了，但他的憤怒和仇恨，還充溢在眉宇之間。……

這一切，都給幼年的姜錦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從韋金南身上認識了共產黨爲人民事業所付的鉅大的代價，而且也確信着韋金南講給他聽的話：『血是不會白